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第六回 赫致甫別院藏嬌 李匠山曲江遇俠

濁世佳公子，芳情屬綺羅。
粉黛迷離境，溫柔安樂窩。
羊城天路遠，那問世如何。
三載辭家客，珠江手乍分。
雪寧遭犬吠，鶴已去雞群。
日照韶關路，帆飛贛水雲。
班荆留綺紵，何處再逢君。

話說蘇笑官自服了調衛養營湯之後，病根日減，又服了十劑十全大補湯，方纔元氣如常。因先生不許他出房，足足的坐了一月有餘，方由他自便。因一心記掛素馨，到園中散步。這十月中旬，天氣漸冷，穿著羽毛緞錦袍，外罩珍珠皮馬褂，意欲從園中一路轉至惜花樓，再到上房頑耍。

走至折桂軒前，想起前情，低回不舍。卻好素馨輕移蓮步而來，笑官一見，笑逐顏開，忙上前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只道不能見面了，誰知卻又相會。」素馨原不曉得他生病，今日卻為岱雲而至，見他此話，正觸著自己病源，因淡淡的說道：「此話何來？我不過因看芙蓉，暫到這裏。」笑官道：「這就是我與姐姐的緣分了。」挽他的手來到軒中，意欲就在榻上試他一月多的精神。素馨不肯，說道：「如今不比從前了，這裏往往有人到來，倘然撞破，你我何顏？」笑官只是歪纏，素馨只得任他舞弄一番，笑官也覺得較前鬆美。素馨仍恐岱雲闖至，略一迎承，笑官病後虛羸，早已做了出哇的仲子。素馨忙忙起身回去，心上要想個謝絕他的法兒，只得與岱雲訂于傍晚相會。

後來笑官到園，再不見面。自己進去看他，又是個不瞅不睬的樣子。

正摸不著頭路，卻好烏家的聘期已到。

這日，溫家鼓吹喧闐，親友熱鬧，匠山與萬魁亦俱在座，又邀請同窗與席。笑官婉辭謝了，悶悶的坐在房中，想道：「不料素馨這等薄情，竟受烏家之聘。怪不得前兩天有這等冷淡神氣。」又想道：「他是女孩兒家，怎能自己做主？他父母已經許下，料也無可如何了。只恨我生了這場瘟病，弄得一些不知，不曉得他還怎樣怪我呢，我如何反去怪他？但是他果不願意，為什麼不透個風與我？這事實難決斷。」又想道：「前日軒中相敘，不但情意不似從前，就是那個東西，也不比從前緊湊。不要我生病之時，被這姓烏的得了手。若果然如此，我與老烏就勢不兩立了。」又轉念道：「如今實授是他妻子，我自己虧心，怎麼還好與老烏作對？我只說道喜，進去見他，便知端的。」

于是打個大寬轉，從大廳巷中走到上房，只見史氏陪了許多女親在那裏忙亂。笑官作揖道喜。史氏道：「大相公，為什麼不在前頭吃杯喜酒？」笑官道：「侄兒病後調養，吃不得厚味，多謝了。我還要到姐姐跟前去道喜。」史氏道：「他害羞，躲在房裏。我不得空，叫丫頭陪你去罷。」笑官走至後樓，上了扶梯，只見素馨房門緊閉，忙敲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姐姐，道喜的來了。」裏頭再不做聲。立了一會，覺得無味，只得掃興下樓。

卻見蕙若從前邊走進，笑官立住，說了原故。蕙若低低的說道：「我也不料姐姐這樣改變。」

我前日得了消息，再三問他，他只說父母作主，挽回不來。

我仔細察來，其中還另有原故，勸你趁早丟了這條心罷。

但是你我肌膚既親，死生靡改，須趁早與奴做主。倘有差誤，惟命一條。此後見面為難，千祈珍重！」一頭說，那淚珠早已流下。怕有人看見，緩步上樓，將手一搖，揮笑官出去。

笑官也不更到外邊，竟由花園中走出，一心惱恨素馨，一心愛憐蕙若，覺得蕙若方才的話何等激烈，何等細密，卻想不出這「另有原故」、「見面為難」兩句意思。看官聽說，這是蕙若見了素馨破綻，恐怕岱雲波及于他，所以借詞婉告母親，求他請父親將園門堵斷，他父親已經允了。

笑官昏昏悶悶的過了一宵，次早起來，服了些滋補之藥，一面打算覺察岱雲，一面打算回去懇告母親，作速行聘。

到了傍晚，看見岱雲園中去了，他便慢慢的跟尋。走到軒旁，聽得有人言語，因窺至後邊細聽，只聽得說道：「不要盡命的用力，前一回因你弄得太重了，你妻子疼了半夜，小腹中覺得熱刺刺的，過了兩天纔好。」又聽得說道：「不用點力有什麼好處？明年娶你回家，還有許多妙法教你。」笑官想道：「果然有此原故！」因好好向窗縫中望去，只見素馨仰躺在炕沿上，岱雲站在地下，著實的大往小來，看了這棒槌樣的東西，也就自慚形穢，想道：「怪不得素馨這般冷落我。他們既為夫婦，我又何必管他，我只守著我蕙妹妹罷，不要弄到尋獐失兔了。快回轉書房，稟過先生，回家要緊。」正是：

花謝花殘花滿地，任蜂任蝶任春風。

再說赫公謀任粵海關監督，原不過為財色起見。自從得了萬魁這注銀子，那幾千幾萬的，卻也不時有些進來。

又出了一張牌票，更換這潮州、惠州各處口書，再打發許多得力家人，坐在本關總口上，一切正稅之外較前加二，名曰「耗銀」。其不當稅之物，如衣箱包裹、什用器物等類，也格外要些銀子，名曰「火燭銀」，都是包進才打算。這老赫終日守著這一班雌兒，漸漸的覺得家味平常，想嘗這廣東的野味，因與家人馬伯樂商議。伯樂回道：「這事何難！廣東花艇都係番禺縣河泊所管轄，只要小的去告訴烏必元一聲，叫他選幾十名送來，候老爺挑選，小心伺候了，賞他們幾個花邊就是。」老赫道：「你認真辦去，須要拿出眼力來。」伯樂答應了，便坐轎往番禺縣河泊所來。

那烏必元聽說海關差人，自然格外趨奉，忙趕至儀門接不進來坐下，必元道：「小弟不知大爺壞光，有失迎候。」伯樂道：「沒事呢，也不敢到這裏，因奉著咱老爺的鈞諭，有事相商。」

必元心上一驚，想道：「難道海關也想監收花粉之稅麼？」因說道：「不知大人有甚吩咐？」伯樂道：「咱老爺帶著官眷到來，使喚的人很少，要烏爺在河下挑選幾十個女孩子進去。老爺收了，自然賞銀子出來。」必元道：「這事自當遵辦，但不知大人要年紀小的呢，還要大些的？」伯樂笑道：「烏爺又不是讀書人，怎麼說這呆話。這使喚的丫頭，大的小的，要他何用？不過十四五歲以上，十八歲以下的就是了。」必元連聲道：「是。」一面備酒款待，一面叫老鴛、衙役們伺候。伯樂仍恐妓女們知風遠遁，當日即同必元下河，從揚幫一路挑去。那蛋戶雖不願依，因見本官的大駕、海關的勢頭，只得任從挑選，選中的上了簿子。差不多選了兩天，這伯樂挑上四十四名，僱了轎子送至海關，必元親自押送。

老赫看了稟揭，吩咐必元外邊伺候，眾女子進西花廳候挑，自己領了一班姬妾，顛倒簡閱，選得色藝俱佳者四名，琴韻、愛濤、阿錢、似徽；姿色純粹，未經破瓜者四名，又佳、環肥、可兒、媚子。餘外的一概發回，賞出一千銀子。將八人分四院居住，各派丫頭、老婆子伺候，又叫愛妾品姪、品婷二人教習儀制，內賬房總管品姪，按月各給月銀四兩。老赫慢慢的挨次賞鑒。正是：

位置群芳隨蝶采，不勞鹽汁引羊車。

這笑官從園中看破岱雲、馨姐私情以後，也便丟下這一條思戀之心，回家將息幾天，懇他母親求聘蕙若。那毛氏對萬魁說了，央媒求帖。溫仲翁羨慕蘇家之富，而且笑官是個髫年美貌的秀才，久已有心，再無不允。一切行盤過禮已畢，笑官方至書房讀書。這回因定了親事，史氏等倍加親熱，而姊妹兩人卻躲得影都不見。溫商因女兒們大了，也就叫匠人將惜花樓側門堵斷，連那烏岱雲

也只好面牆浩歎，有翅難飛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朔風吹凍，嶺畔舒梅。李匠山會集東家，說明即日解館並新正回家，不能再留之故。眾人還未答應，萬魁接口道：「先生回府，允遂孝思，料想白駒難挽。只是小兒久蒙訓誨，小弟又屢荷栽培，報德何時，此心曷已！」匠山道：「三載栖遲，或倖免素餐之誚，但諸郎天資各異，弟貽誚青出于藍，實還抱愧。」萬魁道：「趁溫親臺、烏親臺在此，弟有肺腑之言，還求先生慨允。」匠山道：「未審有何見諭？」萬魁道：「弟聞先生大世兄年已十四，弟女珠兒，忝屬同庚，敢煩溫兄為媒，小女願奉先生大世兄巾櫛。」匠山大笑道：「蘇兄此話說得太遠了。弟僻處鄉隅，家素寒儉，男耕女織，稍事詩書，不要說令愛小姐，閨閣名姝，難于褻瀆，就是吾兄這等品格，只怕華門圭竇，有軻高軒，此議斷乎不妥。」萬魁道：「小弟承先生開導之後，久知富不足恃，貧大可為，先生反以貧富之見居心，轉非從前一番教訓本懷了。府上道路遙遠，只要先生一紙書來，小弟自當親送小女到府。弟意已決，幸勿固辭。」說畢，身邊取出紅緞庚帖，包著雙鳳銜珠金釵一股，遞與仲翁，轉送匠山。匠山只得收下，亦取翠玉鎮紙一方，權為聘物。兩下又交拜了，方纔開筵暢飲，盡歡而別。笑官跟著父親回去。這富翁與貧士結親，旁人未免笑話，萬魁轉覺欣然，實是難得。自此臘盡春回，匠山定了行期，各處辭行，眾人送的程儀概不承受。拜別申象軒，申公又囑了幾句，同著蔭之，主僕五人僱船回去。溫商父子在碼頭餞行，烏岱雲亦到，還有向來認得的幾個朋友，惟有萬魁父子不來與錢。匠山並不介懷，眾人卻深詫異。

匠山別了眾人開船，至花田地面，遠遠望見一個花姑艇上，船頭站著多人，卻原來就是蘇家父子。攏船相見，說道：「親臺此去，正如黃鶴冲天，不可復接，弟深愧少年孟浪，作事乖張，未審臨別贈言，何以起死人而肉白骨，願奉明教以畢餘生。」匠山道：「親臺賦性惟聰，覺迷最早，世間惟『樂善好施』四字，庶可奉以終身，但不可祈求福田利益耳。」匠山又對笑官道：「吉士年正鬢齡，自宜潛心經史，聖人三戒一章，最當三復。」笑官答應了。萬魁道：「親臺之訓，愚父子時刻銘心。弟于前日接到京中來信，小兒加捐貢生，預作北闈張本。將來師生一同科舉，還祈照應。」匠山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萬魁道：「小弟附具錦衣一箱、鋪蓋一副，路途稍禦春寒，千祈笑納。」匠山道：「推解之惠，固不敢辭，只是小弟幸不至如乞食子胥，吾兄可不必為綈袍范叔。」萬魁道：「這衣被之物，不過長途應用，親臺若再推托，得無近于矯情？」匠山道：「領教承情，不敢言謝。」痛飲一回，分手別去。

萬魁調笑官道：「方纔先生的話，你當謹志。我趁此船進城，拜賀新正，大約兩三天耽擱，你自回去吧。」笑官即同幾個人回家。

到了廳後，二門丫頭接了氈包。來到母親房裏，卸了外褂，便躺在母親床上，說道：「今日喝了幾杯酒，走許多路，腿酸得緊。」毛氏道：「你那臉還是飛紅的，想是走乏了。」因叫巫雲替他捶腿。這笑官是見不得女人的朋友，自與素馨拆開之後，在書房著實難熬，只巴著放學回來，將丫頭們解渴。無奈父親更加嚴厲，只教他住在外書房讀書，不過日裏頭有事進來，夜間都宿在外面，弄得笑官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這日巫雲與他捶腿，他趁著母親轉眼，便捏手捏腳起來。巫雲不敢作聲，只是微微的笑。他便對毛氏說道：「父親有幾天回來，外邊冷冷清清的，我就宿在裏頭房裏罷。」毛氏道：「橫豎那邊是空的。我對你父親說了幾回，說你該睡在裏頭，你父親不依，他說要等你娶了媳婦纔許進來。如今你父親不在家，你就在裏頭睡幾天。我叫丫頭們收拾房子去。那邊原有兩個小丫頭、兩個老媽子看守，你怕冷淨，我再叫幾個大些的作伴就是了。」笑官道：「好母親，那不乾不淨的我不愛，就叫巫雲去收拾罷。」那毛氏笑了一笑，就叫巫雲、楚腰兩個去鋪床掛帳、暖被熏香。

笑官與妹子們吃了晚飯，吃得酩酊大醉，這毛氏叫巫雲、峽雲兩個扶著，自己送他進房，看他睡好了，叫楚腰、岫煙睡在榻前作伴，吩咐道：「大相公晚上要什麼，不許躲懶。」又叫兩個小丫頭、兩個老媽子睡在兩廊照應，自己回房。笑官原不十分大醉，聽得母親去了，一個翻身，叫巫雲拿茶。原來這巫雲在眾丫頭中最高為姣麗，笑官久已留心。毛氏因他年紀大了，怕他引誘笑官，所以不叫他作伴。這裏兩個丫頭楚腰、岫煙，都是中材之貌。聽得笑官喚茶，岫煙推楚腰上去，楚腰道：「他喚巫雲，不喚你我。」笑官叫喚了兩回，岫煙只得倒茶遞上。笑官道：「巫雲呢？」岫煙道：「巴巴的叫他做什麼，他陪著太太，沒有來，難道我們就伏侍不上麼？」笑官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只你一個在這裏？還有誰？」岫煙道：「還有楚腰。廊下四個，原是向來在這裏看守的。」笑官道：「這裏不用多人，楚腰且睡在外房，一人一夜，輪班伺候罷。」那楚腰去了。

岫煙關上房門來接茶杯，笑官扯住他的手道：「你不要打鋪，我們一床睡罷。」岫煙道：「我沒福，向來不慣與男人睡，還是去叫巫雲來陪你罷。」即脫了手，帶著笑去鋪他的被褥。笑官赤身跳下床來，一把拿住，剝個精光，一同入被，說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岫煙道：「奴十四歲了。」笑官道：「傻丫頭，十四歲還不懂事！且試試看，我也不是童男子，你權做巫雲。」這丫頭只得咬牙忍受。到了次日，楚腰也難免這一刀。

也就算笑官少年罪孽。三人纏了四五夜，萬魁已自回家，笑官仍舊搬出去。

萬魁吩咐道：「你丈人、岳母很想著你，你明日須進城一走。但燈節之夜，不可任性猖狂。」笑官在家納悶，一聞此言，連聲答應。

到了次日，帶了蘇邦、阿青進城。來到溫家，見過老夫婦及兩位姨娘。溫商有事出門，史氏擺了酒席管待笑官。

笑官要請馨姐相見，素馨那肯出來，因史氏著緊催他，只得出來見了一禮。笑官還指望他同席飲酒，誰知一福之後，即便回房。史氏道：「大相公不知，他今年三月出閣了。」笑官道：「原來大姐已定佳期，容日奉賀。」史氏與春郎陪笑官飲酒。

宿了一夜。次日笑官辭了史氏，一路拜賀新禧，又到廣糧廳遞了稟揭，各洋商家亦俱拜賀。轉來又至烏必元衙內，必元款留備至。笑官請拜見歸氏，必元領至後堂，笑官趨步上前，深深作了一個揖。原來河泊所衙署狹窄，這歸氏母女同住著三間房子，中間一個小小起坐。笑官進來，必元之女小喬未及回避，笑官早已看見，覺得豔麗過人，暗地想：「老烏竟有這麼個女兒，與乃兄截然不同樣！」歸氏一面請他坐下，丫頭遞上茶來。那小喬纔慢慢的躲進房去，卻在房門掛上簾子，把笑官飽看一回，心上也十分羨慕。

須臾，笑官告辭出去。因岱雲不在家中，便欲告退，必元那裏肯放，說道：「難得世兄到此，小兒因到中堂司去賀節，明日一定回來，務必暫屈幾天。這裏什麼頑意兒都有，不過地方狹小，有褻世兄。」就叫人把蘇少爺的家人留住待飯，一面備酒筵相待。必元因他是個富家公子，將來很有想頭，執盞殷勤，酒席豐美。吃完了飯，親送他至裏邊房中安歇，又告訴他道：「這是小兒的臥房，蝸居暫住，幸勿見晒。這後門外邊有一小園，可以散悶。弟還有點公事，只得少陪。」必元去了。

笑官有了三分酒意，就歪在榻上暫息片時。那蘇邦稟道：「小的要買些零碎，到大新街去走一遭，阿青也要同去。」笑官道：「速去速來，不要與人家爭論滋事。」二人答應出去。

笑官躺了一回，卻睡不著，坐起來拿岱雲的書本翻看。

烏家家人遞上茶來，笑官叫他出去。一面吃茶，一面翻弄，只見一本書內夾著兒個海外奇方，細細的看了一遍，想道：「怪不得老烏有此風流妙具，原來是服藥養煉出來的！」忙提筆抄了。立起來閑眺，因見後門開著，想道：「老烏說有甚園子，不知是個什麼模樣的？」出得門來，但見樹木參差，非畦菜壟，卻無甚亭臺。沿著一條磚路，迤邐前行，遠遠望見有幾樹殘梅，旁邊有幾間高閣，因走至那邊。那房子裏頭也擺著幾張桌椅榻床，上邊掛著「止渴處」三字的匾額，閣上供著一尊白衣觀音，卻極幽靜。玩了一會，轉身出來，撲面看見烏小喬分花拂柳而至，喜得笑官連忙作揖，說道：「小弟不知姐姐到來，有失回避。」小喬紅著臉，笑吟吟還了一禮，也說道：「這是小妹失于回避了。」笑官再欲開言，他已冉冉而去。笑官望了一刻，贊道：「好個聰明美貌的女子，竟出於二溫之上，我今日一見，不為無緣。」也便慢慢的回轉房中。正是：

恍睹夢娥下九天，盈盈碧玉破瓜年。

前身合是張京兆，多少愁眉繞筆顛。

再說李匠山別了萬魁，揚帆前進。過了佛山，一路聽得船家議論，近來洋匪日多，某處打劫客商，某處燒毀船隻，只這一條路上還平靜些，夜裏卻走不得。又說塘房汛兵一半是勾連強盜的。匠山聽了，卻不在意，申蔭之頗覺擔憂。喜得吉人天相，十日之內，已抵韶關。因水淺，到不得南雄，要換船起駁，將一切行李搬上，主僕五人暫寓客店。

這曲江縣袁令與申公有些年誼，蔭之進縣拜謁，袁公留他便飯，黃昏還未回來。匠山叫家人把萬魁送的鋪蓋打開，內有六床被褥、四綿兩夾，洋毯被單之屬，件件鮮明，匠山頗覺感懷。又把他的衣箱開看，無非羽毛大呢的各色綿夾衣服。內有洋布包裹，覺得十分鄭重，再打開看時，一個描金小匣、六隻大元寶、赤金六錠，副啟一通，寫著：先生高懷岳峻，大節冰堅，魁日遊于陶育之中而不覺，竊自惡焉。幸婚媾已成，攀援有自。奈文軒濫發，空穀音遙，耿耿此心，其何能釋！謹具白銀三百、黃金二斤，少佐長途資斧。

心共帆飛，言不盡意。

匠山看了，歎息道：「蘇親家如此用情，再無轉去璧還之理，只是這項銀子，要替他想一個用法纔好。」因鎖上箱子，秉燭看書。聽得隔房有人捶胸歎氣，因想道：「這飯店中愁歎的朋友，一定是異鄉不得意之人，不知可是文人學士否？」又隱隱聽得「怎麼處」三字，匠山按捺不住，吩咐家人李祥道：「你到那邊去問這位客官，為甚的夜間長歎。」李祥走到那邊，見是黑洞洞的不點燈火，便說道：「我家少爺問你，為什麼夜裏頭這等歎氣？」那人道：「少爺便怎麼，他不許人歎氣？若是老爺，就不許人家說話了？這飯店裏頭鬧什麼牌子，勸他休管閑事罷。」李祥道：「人家好意問你，就這樣野氣？」那人大怒道：「那一個野？你在這地方使勢，誰怕誰！」李祥正要說話，只見店家拿著燈火走來，說道：「那漢子不要惹事，這兩位老爺從省中下來，是本縣太爺的親戚，你省些事罷！」那漢越發大怒道：「就是本府太爺的親戚，也管不看我鳥來！」李匠山聽得喧嚷，也就自笑多事，忙走出來喝退李祥，因陪笑拱手道：「仁兄息怒，小弟因仁兄浩歎，所以叫他致問，不料小價粗鹵，觸犯仁兄，望乞看小弟薄面。」那人因匠山人物雅馴、言詞謙抑，也舉手答道：「是在下衝撞了。」匠山見他雖則粗蠻，但英偉過人，一表非俗，因說道：「仁兄有何不豫之故，可好移步到小寓一談否？」那人道：「承爺見愛，怎好輕造？」

匠山道：「總是客居，何必彼此！」即同至房中。匠山吩咐店主備酒，那人稱謝，一揖坐下。匠山道：「不敢動問仁兄尊姓大名，因何至此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姚霍武，山東人氏。」

因哥哥衛武做了這撫標的參將，特地前來看他。不料到了省城，哥哥升任福建，在下一無依靠，流落省城，致受小人之氣。幸遇洋商蘇萬魁老爺送我五十兩銀子，算清飯錢，贖了行李，打算回鄉。去年十月到此，打聽得哥哥調任碣石副將，正想轉去投他，那知禍不單行，病了兩月有餘，盤費都已用盡，還欠了幾兩飯錢，真是進退無路。即此就是長歎的原故了。」匠山道：「原來從前撫標中軍就是令兄。」霍武道：「正是。敢問爺尊姓大名？」匠山告訴了他，又說及蘇萬魁是親戚相好。這姚霍武喜得手舞足蹈，酒菜上來，並不推辭，一陣的狼吞虎咽。

匠山見他吃得高興，盡叫添來。一面又問他：「投奔令兄，是何主意？」霍武道：「在下一勇之夫，並無別技，只是這兩隻手可舉一二千斤，弓馬也還嫻熟，想在這沿海地方拿幾個洋匪，為朝廷出力，博一個蔭子封妻。酒飯夠了，就此告辭。」

匠山見他直截爽快，因說：「吾兄自是英雄本色，小弟薄有資斧，即當分贈，以助壯行。」霍武道：「怎麼好叨惠？」匠山即叫家人開了箱子，將萬魁所送三百銀子取出，說道：「此原係蘇舍親所贈之物，即以轉贈姚兄。」霍武道：「此去惠州，不過二三十金就夠了，何用這些？」匠山道：「緩急時有用，小弟的盤費有餘，姚兄不必過遜。」霍武道：「李爺磊落，在下何敢固辭，只是還有一言懇求應允，方可領謝。」匠山道：「有何見諭？」霍武道：「倘蒙不棄鹵莽，願乞收為義弟，不知可能俯就？」匠山道：「意出天真，一言已決。」霍武撲的便拜，匠山扶起，重又交拜，兄弟稱呼。

申蔭之也便回來見過，說起轉請縣裏僱船。霍武道：「洋匪橫行，他那裏怕什麼官府？即梅嶺旱路，亦竊盜蜂生。兄弟送哥哥到了南安，然後轉來。」匠山道：「一發妙極，我也不忍遽別。」明早，真個一同下船。路上，匠山還有許多勸諭開導之處，霍武感激領命。一直送過梅嶺，下了船，方纔灑淚而別。